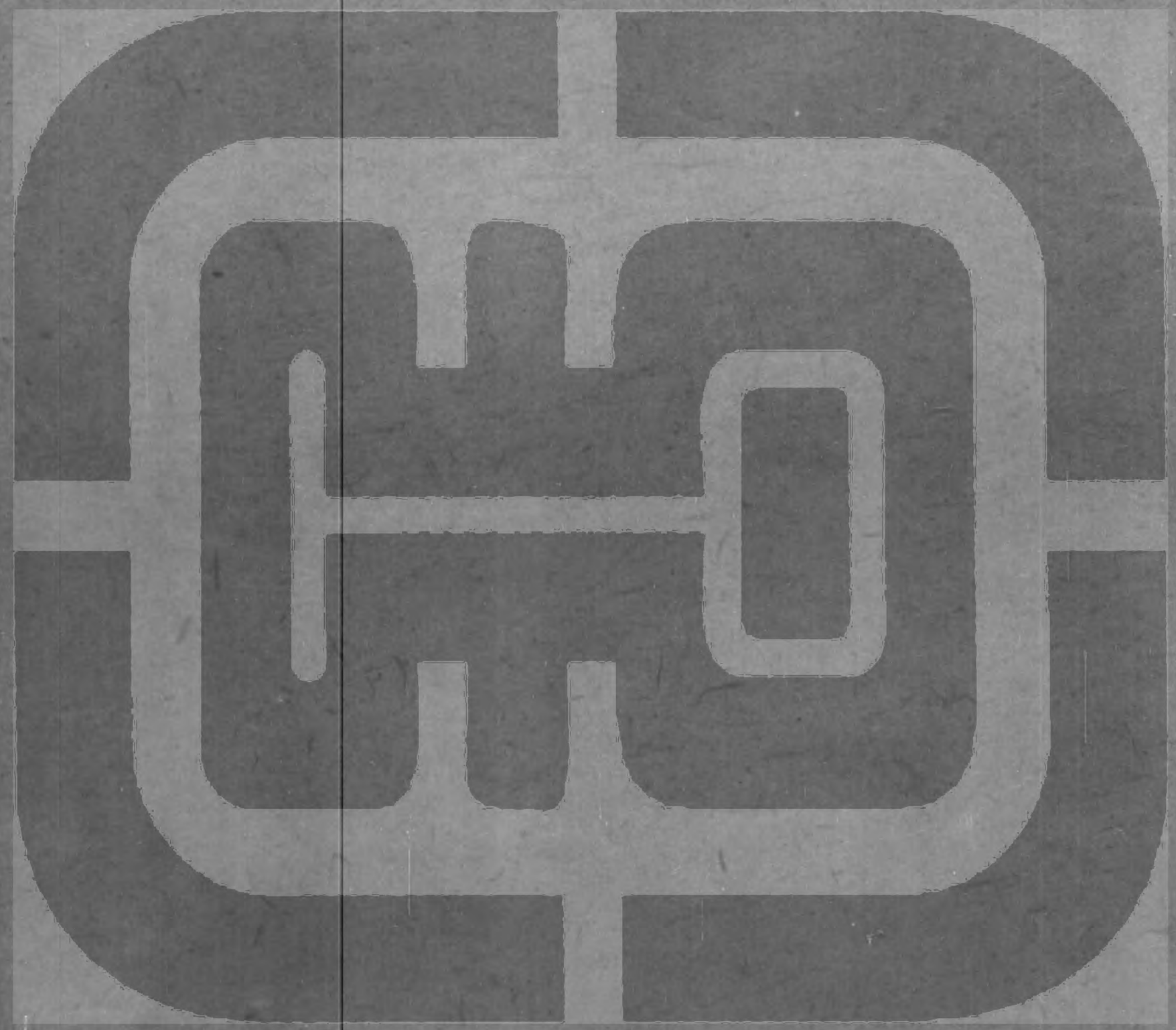

唐會要卷第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獻俘

禘祫下

正元十二年禘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

太廟焉　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
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
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所議之礼是月勅禘祫之
祭礼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聞
奏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
送尚書省更集百僚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
等五十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
聖廟為偏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内移獻祖且于德明
興聖廟中一廈安置九室数已定請于德明興聖廟
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為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
成准礼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于本室行
享礼其月十五日戶部尚書王紹等又奏請于德明
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令緣就舊廟增修則德
明興聖廟殿南垣内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為宜稗
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
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
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時鴻臚卿
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
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
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

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云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今献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于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献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決自寶曆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虚東向以待太祖廣徳二年太廟室数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今有司誤引東晋蔡謨議請虚東向當晋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復虚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主于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晋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虚東向之礼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乃是上覧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礼當別祔廟及覧權議引據詩礼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于徳明興聖廟每祫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献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

之位處告之礼當在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揖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揖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于明禋三者孝享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祇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叅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向東之位宜令所司倫礼務極嚴重祇肅記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奏嘗并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皆稱為皇兄未合礼文得修撰官朱儔狀稱伏以礼序尊卑不叙親疎陛下于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悉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穆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礼官同商量聞奏者臣今與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儔檢討官王皡同考經禮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

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仍非創業義止追封且于今朝年代極遥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及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及下百僚會議部禮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祝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寔為遷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寔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乃廟以至兩漢之于劉累梁魏之于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追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于京遂列為祖類長沙于後漢之代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無尊紀之名足為憑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祖有功七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于二宗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宗廟之事神尭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皐陶凉武昭之廟蓋知其非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爛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礼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泓屋毀

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為叶礼經其興聖等四室請
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后太后神主祔享
于太廟三后者太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
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
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礼官建議並
礼院憑册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
盈孫献議非之曰臣謹按王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
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
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
故也興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
曲臺礼禘別廟太后于太廟垂戾之甚臣竊究事体
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祔于祖
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
肅明元献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厝宗在位元
献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于
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
祫乃奉以入享文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
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

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
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献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
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
武宣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
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太廟故也正献
太后太仲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
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
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立別
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
献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
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
于太廟儀注云内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于廟
廷赤黄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
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本廟中皇后
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
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
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
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
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
與諸廟同此舊礼明文得以為証今以別廟太后禘

祫于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與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于甥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于禘乎竊以為並皆禘于廟為宜且恭僖正献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祔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礼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遥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于別廟故可矣而將来有可疑焉謹按屬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来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 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献俘于太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献捷于太廟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献捷于太

廟

正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耳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單輿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請俟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礼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拜刑部尚書長孫沖跪于階下奏曰伊儀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斤都曼獻俘于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戮臣欲生

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
令既面縛待罪臣望闕與其餘命上 曰朕屈法申恩全
卿信誓乃宥之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
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于廷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
藏等俘因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
獻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
阿史那伏念等獻之初行儉以伏念許不死侍中裴
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為副將程務挺逼逐窮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以聞
喜縣公行儉嘆曰渾虜前事古今同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
因稱疾不出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
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
之外一切不得傳送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
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
命中使詰其叛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
不能制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

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
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
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
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大社即
與其男師回並腰斬于子城之西北隅十二年十一
月唐隋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
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于樓南文武羣臣皇親諸
幕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大社露布引之令
武士執曳樓南揖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
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
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
受田弘正所獻馘賊羣臣稱于樓下授劉悟義成軍
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沒入掖庭
堂弟師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
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于北虜太宗銳
氣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
伏以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豈必
獻俘函首布告清廟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

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尉使諫議大夫栢耆奏斬李同捉于將陵倉丁亥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捉母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于湖南安置百寮稱賀于樓前翌日貶宣尉使栢耆為循州司戶宣尉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為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界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路梟逆賊劉積傳首示師十人日御興安門受獻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

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各諸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

獻帝受俘馘于行廟

光啟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煴于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

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僞煴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于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有三有

司走出致刑君復　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
不及以君為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僞煜皇族也雖
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賀乎臣以
僞煜頃膂之際不能守節劾死而乃甘心逆謀宜出
為庶人絶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礼葬其大
捉之處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瑭檻送秦宗權并
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狗
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
首級献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寮稱賀于樓
前

唐會要卷第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廟議上

正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究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庶奉訓誡無忘啟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祕書監顏師古

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于下
土別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
云廣大　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
學博詢廷議據礼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弥歷年
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
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
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正節等上
表曰臣伏見太廟中祔則天皇后配天皇大帝題云天
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后寵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

乃後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開政體復題
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神尭皇
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
出震者不可得升祔于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
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遥請開陳
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
元皇帝代數已遠准礼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
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
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礼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純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先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

之奏後自建武已来無毀者因以陵號称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礼之本也自東漢已来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迹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両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以為孝乎請為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献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

代宗屢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于是祧元皇帝于西夾室祔代宗神宗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于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偷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前八後立其後東都一十三都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木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正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
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
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
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
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于迭毀親盡礼亦
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
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
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
應天靖亂垂後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
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
宗皆在不遷之典高皇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
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礼合迭遷藏于
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
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將祔有司疑于遷毀太常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于遷毀太常
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
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
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
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
稷為太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

屬奉景皇帝為太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
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
故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
太廟夾室然則禮矣或諫者以則天太后草中宗復
而與之不宜在藏遷之例臣窃未諭也曰者高宗晏
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降元后則天太后臨朝
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
聖壽延長御下曰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王彦
範等五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此
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且夫母授子位是中宗失
之而後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帝位
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
周漢之制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
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吕后專權產祿
秉公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
之廟其例二也霍光武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
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聖上
為六代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
是以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
二十四日礼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

祔太廟告祧之後則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合在三
昭三穆之外准礼合遷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
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夾室祔
順宗神主焉有司先令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礼
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
吏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
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潜移其後賴
張柬之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反正恐不得祧為
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
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
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
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令若遷中宗廟則五王
永絶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
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年毀
廟之主正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一時如也
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
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
節度使吳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太行皇帝
戡剪亂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宜當決在宸

斬無信凝慤書生也遂詔下公卿典礼官同議大行
皇帝廟號稱祖與称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彦威奏議
曰伏准礼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
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自漢東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
故自始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
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
而宗太宗至高宗已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
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
内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
順人撥亂反正至于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
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
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正
觀高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
號宜稱之從之其曰礼部奏准正觀故事遷廟之主
藏于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
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曆宗皇
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宗處准都江集
礼古者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壁之中今請于夾室

北壁以西為上置曆宗皇帝神主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勃奏太徽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后並享二主之礼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于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乃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礼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郊禘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礼至尊至重違經黷礼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礼依經復

允屬聖明伏以太徽宮先皇帝三代曆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叅考經義不合祔享至于遷置神主之礼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礼官質正詳定勅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叅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寔有叅告酆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叅則告享然則兩都皆

祭祖考與自神龍復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
行天寶末西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
廟作主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于人間得之
遂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
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ㇾ必在廟是則立廟而
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寢依禮之經今合祭詳理
合升祔謹按先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庸宗是祧廟
之主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宗皇帝是
始封未遷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二夾室
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
准江都正廟集礼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礼記羣廟之
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
代宗之主后神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
據理或未安令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廟
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
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享時祫祭祫
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
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
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于太廟夾室居
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榮建別廟

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偏礼升祔又于太廟夾室奉
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礼作
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瘞曆中亦瘞孝
敬皇敬帝神主合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古者行師
以遷主無則主合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合宜有主又
問曰古者作主必有虞練若主必歸祔別室不可虛
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時之主礼無其說如之何荅
曰虞練作主礼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
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
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
闕主而祔故主不可闕故礼貴從宜春秋之變而正
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
宗廟據經復本先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
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部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
藏于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乘
輿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
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

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数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礼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礼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依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

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
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
樂不稱朕其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
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
千石礼官具儀礼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
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
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
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
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崇奉祖宗之明據
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强愎締交髖髀甚衆貢賦
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于正元德宗承奉天之
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
幕吏校將代之而河藩鎮或倉卒易師甚于奕碁憲
宗攄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
戮琳暨鬬季年梟元濟及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
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矣臣等敢遵古典請
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奏留中不出
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大

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于丕承人倫之義莫大于
嗣續穆宗膺聖文惠孝皇帝厥代已久星霜屢遷禴
宮曠合食之礼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
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
礼之厚中壺莫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于
先帝方誕祚于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
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膺聖文恵
孝皇帝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
宜令宣示中外咸使明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千
六座自禄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
司潜收聚見在太微宮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廟屋
室並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彦威議以為
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所載主而行至今因循
尚未修建望令因尚書省集公卿及礼官學官詳議
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果置望以所折大寺
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居守便望令充修東
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門太微宮神主二
十六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折聞奏訖伏奉今

月七日勅此礼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礼官楽官同議
聞奏者臣今與楽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穆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昭成皇帝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廟祔于興聖廟禘祫
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于
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況神主既無題號之文
難伸祝告之理今與楽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
但瘞于舊太徽宮内空閑之地祭酌事理庶協從宜
制可太常博士段璹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礼之所立
本于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
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
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于
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少乖
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
時非正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舊京之

文也記曰祭不欲數，則煩天竇之中兩京悉為寇陷西都面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康中不葬之後弥歷歲年今若東廟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虧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別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主几筵如何過時成之使是以凶于吉創添既不典虧廟又非儀考諸礼文追退無守或曰漢于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比行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継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是知漢初不本于礼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于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叅詳本為欲修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臣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塗于陌室或瘞于西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璩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礼証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

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
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
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倫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
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奧時巡則就享焉三
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礼經礼宜存
廟不合置主謹按礼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
左宗廟礼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
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成周受命始都于豊武
王相宅又卜于洛蒸祭歲于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
書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三入太室祼成王厥後
復歸于豊雖成洛邑未嘗久處建于平王始定東遷
則周之豊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魯子問廟有二主
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未知其為礼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議之以為僞
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
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
地為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
衛取法玄象歸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
廟何為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
中出理合親敬用郊神明位宜存于兩都廟可偕立

誠難崇于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礼云七廟五廟無虛
立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遵尚饋齋
車載遷主以行今考修廟痊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
虛既違于經須徵其說臣復探頤礼意因浔盡而論
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
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于上京神
主几筵不可虛陳于東廟且礼云惟聖人為能享帝
孝子為能享親昔漢為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
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職来祭人情礼意于
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宜皆祔但所都之國
見享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道經議者又欲置主不享
以候巡幸皆魯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練之時春秋書
而議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訊今若置不合
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于此豈有九室
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于周公二
主獲訊于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
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
廟宇誠不虧于典礼其見在太徵宮中六主請待東
都修建太廟畢具礼迎置于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
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

等五人議據礼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徽宮神主請瘞于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礼兼舉建中元年礼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徽宮所寓神主藏于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礼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為關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于正而根乎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浔礼為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以詳于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細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而都之廟可徵礼称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而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瘞于太徽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

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礼而求多則反虧于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于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者曰中宗立廟于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于曆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正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德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鑒其本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大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後漸加榮飾名宮室百司于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

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寔未所解者謹按天寶十載詔曰須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浔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于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先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徵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祭礼用質明義無取于尚幽情寔緣于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于宮所既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礼則無祧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汎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証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于揚榷詩曰其絕則

直縮板以載作廟翼之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寧文王之祀此詩豐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廟行幸之期與合食期之相會不逢齎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成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寔相統非如詩人使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神之所無一故廢栗主作桑主廢桑主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鄙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鄑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訖因數澤之利公年称避凶年造邑之年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鄑一邑称築

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手執此而建
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于太徽宮
之藏之所且舍故依新邑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
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
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立瘞于當立之廟斯不然
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徽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
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而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
之宅極嚴奉之與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
相前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
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于其間詳考經
旨古人謀寢必及于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
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于垂拱而事有所未
合其後當干戈寧戰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于十一
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于一時廟有合立之理
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
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
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
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稱寢無傷于階立廟不妨于
暫虛是則馬融李周可法于室尼矣以疑議乘當則
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二曰築

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鄑一邑稱築
如城即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也防或以自固謂之
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册有
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遇時為法因事
制宜此則作改有常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
合一一據經變礼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修之証
畧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
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
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
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立欲立廟是
違廟立曰遷也謹按礼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
有其舉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廟廢以八朝若果建之
是違以費不舉也謹按礼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五傳丁丑作僖
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礼也合礼之祭過
時猶廢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
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狩必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之遷廟者
主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

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礼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
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
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
廟不載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窃以武
德正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彦畢臻若
之體動也地之体止也此明楽可作礼難變也伏惟
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
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
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礼院詳議兩狀並同載于
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
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礼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
十八人皆可署狀德章官在礼寺實忝司存當聖上
嚴裡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
垂礼文豈惟受責于曠官窃惧貽恥于明代所以慇
懃懇〻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
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
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正觀九年詔
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豊沛義等宛譙約礼而
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

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于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
寔為遷都乃是因事使營非同一時別立太宗許其
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廟豈無都歸太原是時猶
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既藏瘞
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
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
之主也如桃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巡自
可修營一室議御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
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
議近者勑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
以史証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
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
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
七人耳比無二三之驗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
迄今稱咏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
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
若稽古帝舜孔子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
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

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皐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其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至于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舉之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候時廷又時廷惟載主備在方元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于此數條復稱君子將平得失特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郡地有壇社宮闕欲議御名葺似是無妨此則酌于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古今無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

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譏賈生達識才不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寔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礼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祔太廟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祭使及宗正寺請遷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乃剌修撰朱儔檢討王皡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正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祭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為位請接德明興聖廟共成四

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
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礼不當失
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礼遷
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
祖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十
正元十九年所祔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
元勅各于本室行享礼審知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于後遍
穆者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于後遍
檢圖籍實見殊差遂見奏聞令奉勅宜令禮官集議
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嵩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
玫李僮檢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
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
德正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礼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
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
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
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　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勅
詔其礼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
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

是猶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
事七廟宜申代宗已下升祔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
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于成都夏四月有司
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藪與
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
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
齋車每合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
之事兼疑之時作監王撿太子賓客李臣又禮部員
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
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礼者非之明年
乃特造神主祔于行廟

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
七人奏窃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
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寔
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
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六

唐會要卷第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製上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先
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聖籩豆各四宗廟
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

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寔乖戾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于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礼記郊特牲玄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為多貴宗廟之数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少祀同為八釋奠准中祀自餘從坐並請依舊室從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礼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礼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礼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莫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

儉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
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
皆有寢宮歲明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
孝之情矣宗廟正礼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
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称宗廟之祭貴
者獻以爵賤者献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
可舍先王之道以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礼經以從流
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礼不求苟合
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太子賓客
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礼樂之文者
能述〻作之義聖賢所重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
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
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敵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樽杯飲則有玄酒
之奠施及后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
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齋九獻之殽
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之敬可備而
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玄酒罇犧象靡不畢登于明
薦矣然而薦貴于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
故礼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

物之情也天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寔美物脩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寔陰陽之物脩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寔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于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于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于祭祀明矣是變礼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于前典籍稽周漢之舊義清廟時享礼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工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琮味極焉職貢来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

死圄之内躬稼所收蒐符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捧羙薦而后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神如在無或簡怠增勗虔誠其盡貢珍羞或及時鮮羙考諸祀典有所漏畧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于籩豆之数也至于祭器随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于登鉶古器也盛于鉶和羹時饌也盛于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于時器故凡血盛于盤玄酒盛于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而質今文便于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羙物而措諸清

廟有薦倍之名近于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于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于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称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窃據礼又有以小為貴者貴献以爵貴其小也小而及不制敬而非礼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后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拠文而行礼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生云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藻澗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将儉約以垂則六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礼云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先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大者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加謹守旧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正観之后礼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于宗廟請施行之於園陵愚忝生司頗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户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皆違議以為請依舊禮于宰臣具沔述等

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
可用于是使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縮又請每室加籩
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時新菓及珎羞同薦制可之
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于古義而多少適
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曆元年七月五日勅南郊太廟
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
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劾廟及諸壇祭
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
神主于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
蘇頲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
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荅天意
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
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
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推木朽而崩偶
與行期相會不為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陛
下為関中不熟所以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
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修德諫曰臣聞尚
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

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太廟毀壞即是先祖
見變后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后簡出少多以應
其變又窈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
是符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
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即造
此廟元非符堅宇文氏所作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遁取符堅之舊殿以充太廟
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
良節奢靡輕賦稅緒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
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
會災異自銷伏願屢奉神心克謹天誡十月七日伊
闕縣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窈見今年正月太廟毀
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今日有違于此也
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子閔公上后致太
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
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之兄嘗為閔公臣ㇾ居君
上是為失禮也遂太室壞且兄臣于弟猶不可躋之
弟上況弟臣于兄豈可躋弟于兄上耶昔莊公三十
二年薨閔公二年告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

非之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拠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于別室告祭于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后君也昔躋兄弟上今令弟兄先祭過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邪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豈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正觀故事此即有大功于天下也今禘于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礼典以同魯晉詔下礼官議太常博士陳正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親

無兄弟之義矣殷紀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
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
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
四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便
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
祢已上極于太祖雖數謚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
未嘗有闕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之曰為人后
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后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
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
礼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
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七伯考伯祖下繫
七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弼不成繼統之義焉
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
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後漢世祖列序七廟
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
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絶
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熙元年告謚世祖
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
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
二十有四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

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為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一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亂嗣滅何以宗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湯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代不毀之廟別立寢廟永以寧神歲時蒸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諱聖賢所致引僖公後虔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諱居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代言偽而辨礼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頲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頲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宜遂已平子為廣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之議是也至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于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沒于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初肅宗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
工部尚書顏真卿謂礼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焚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于野皇帝
向東哭然後遣使事亮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称嗣皇
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遽奏改之中旨嘆重宣勞焉
先是御史大夫嚴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禄
山陷東都郢潛奉九廟神主于私第至德三年東
都收復有司倫法駕迎神主歸于太廟以功遷大理
司直廣東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
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用捨
在相不言者何罪朝廷事豈禁公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于寢宮初寶應中西戎
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
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關
于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
決六十削一任官贖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叙罰
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
月俸
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

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
極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
勅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
以逃宜罰二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
刺史陵令姜閱為岳州司馬奏先縣令裴讓為隨州
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邵州司戶陵丞李咸
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先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
俄致迤幸主司宗祐迫以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
今將廻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
勅命委所司參詳典禮修奉詔從之修奉太廟使宰
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
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
修奉為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
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郤藏方虛須資變禮竊
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于長
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
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
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今廟其廳五間
伏緣十一室于五間之中陳設溢狹請更按讀建成

十一室間以偏十一室薦向之所其三太后即于監
内取西南屋三間以偏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其年
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
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
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為盜所刼三年二月車駕
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偏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
帝還宮先謁大廟今宗廟焚毀神主火墜請准例修
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
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
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加存迎奏于太極殿安置玄
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
于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
之時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窃循故
事比祔祭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主失墜事
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
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別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准宗廟至敬虔誠
祼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
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籩籩登鉶各宜別奠其餘牢

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于禮也又檢正觀已来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求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是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相丞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無取于非族其應太廟五室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勅太廟九室ㇾ長各三人于見任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譜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

仍給厨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敕文
廟者免也取象存焉是禮由情因心則感太廟宜制
内官以備嚴奉仍于廟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
恩無忘事生之禮宜于舊中宗廟院安置内官其室
長停不須更補内官自肅宗尅至乾元元年四月二
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
十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敕旨
依至正元元年四月十三日敕准建中三年二月二
十三日敕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
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敕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麏
鹿鶉兔野鷄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
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三載
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在
禮經脾肩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
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
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
三月二十九日敕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薦太廟每
一室一牙盤内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洒掃至正元
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

日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臺盤先是尚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須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礼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廟改為朝獻所由行事為薦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正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禮用祝板祭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卷第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緣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錄

緣廟裁制下

正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以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後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正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于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尊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晏私之饌此則可薦于寢宮而不可瀆于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寢臣得竭誠謹按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物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鬱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虫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有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晏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晏會于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疏則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

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于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于禮不敢以殺膳之多而褻于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臣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于允當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祀烝嘗　凡五饗天寶末玄宗以尚食錢每朔望具常饌而令宮闈令上食于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于大祀故也

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曰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曰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之祭禴祀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遺秦火礼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己見皆託古聖之名以信其語故其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于園陵而上食焉國家

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
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寢陵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玄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
臣竊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之辭乎斯足
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
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
道也今朔望上食于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
朔望上食于太廟豈非用嘗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
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意也傳称屈到嗜芰
其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薦芰其子
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
考一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
則薦常饌于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
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
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文上食可也安得以
為祭乎且時饗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
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
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
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箕嘉疏薦嘉醴齊敬修時
饗以伸追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

百官于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豪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正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礼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曰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會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祭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十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右有常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是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常果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祭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後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于室又繹于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灼同時理固無害又韓皋引漢官儀古墓祭韓皋議狀臣檢不获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皋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三獻祼饗先王三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禮焉蓋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籩豆有數籩豆有薄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羞之膳夫難

之粢以薌香雜以醎亲不具有司之享黷神明于媟
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
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迎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
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廟近也親之也朔望奠
獻尚潔務豐宜倫當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之也
禘祫時饗告朔薦新豈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
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
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
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于父
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天宝之令
行于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氣
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銷金戢以厚農直玉斗而序
政博採群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
法安可曰陵寢緣情所申是并警亦呼為嚴相承
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
夜警晨嚴之刑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為嚴相承
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大廟及上
辛祈穀于圜丘皆于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
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

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
又其時所設宮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明鼓吹至
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
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樫一
鼓為嚴三刻須樫二鼓為再嚴五刻須樫三鼓為三
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礼文不同
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
旨務于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
鳴鼓吹況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
鉦鼓諠譁真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
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礼依時刻三嚴太廟
宿其夜不嚴及南郊迴于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
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
後人沿情或狥一時之敬過有不及遂至于煩狥有
司忝酌礼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
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
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脯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
陵等並停其果宝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並請遣
使于諸陵薦献果實之中甘瓜時異亦請上薦其餘

公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
傳使亦停制可
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
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礼重
于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
行時享蓋不欲煩是先禮重者令時享重于朔望薦
食稽求礼情祭輕重于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
停若兩礼並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
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
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
異疎數有節合于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拜祭三公
等伏准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之日
應拜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
兼嗣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拜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
太廟拜祭公卿准勅令先差僕射尚書及師傅等如
無此色官然合次差諸司三品比来吏部曰循不守
勅文用人稍輕伏請起今年冬季已後勅吏部准勅
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即差京師三品戝事官充勅
宜依十五年六月勅令月一二日祔享太廟闕憲宗

皇帝室祝版劃屬宗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
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季子鴻監察使監察御史
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款狀勅宗廟之禮嚴
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功方將升祔安可九室皆
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李子鴻專司廟事錯進
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任見博士既失于詳
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彥威罰
兩月俸料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料仍削兩階餘
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
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放事將
祔禮先告于廟庭跪奉八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
主祔謁遂奉神主請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
于第九室設安神之奠而誦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
祔于祖尊不浮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
舊典今有司再告祔禮于太極殿禮官執議不過遵
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屬宗御史博士
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羞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
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路群奏今月九日
孟秋享太廟揖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于太廟

致齋今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太和二
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
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礼文儀本主于子孫理難施
于兄弟按礼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
虞之称哀與祭之称孝其義一也于祖禰則礼宜称
孝于伯仲則止可称名又東晋温嶠議宗廟祝詞言
孝字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告敢當時朝議咸
以為宜今臣工考称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晋史
有不称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從
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
銳將作監王堪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温上疏
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于正朝廷所以
尊太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
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
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
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
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内官是
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群
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関宗廟皆

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
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准
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典太廟享一室礼同
令宣懿皇太后饗礼伏請宣下勅旨宜依其年六月
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
于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謂令藏于廟中宜合前事
淮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諡太子寶冊等並隨神主
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璽綬歸藏何處徐邈荅詔云臣
于廟中安置勅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學稠所進狀言追
尊順宗憲宗謚號礼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
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于右是司郎中楊
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
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
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邈無其文周加太
王季歷文王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
王且文物大備礼法可稱最在兩漢並元其事光武
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関奉高祖已

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之專
遣奉迎時神主不合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
雖易代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
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
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
後已祔琅邪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
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倫礼告祔當時用之伏
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
之主上配至極礼似不同時諡神貪君之私用此謬
禮改造神主此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
后寔武宗之母以子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礼享薦
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
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止僭之後
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職臣當時並
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
論又其將無詔下訪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
晉謬禮穢媟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
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倫法加
于長安通義禮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
升祔太廟既言于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

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
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
及重題之文若重題易主不書于策臣等以為即當
告新謚于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
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
縮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
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
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號題乎追用何代之礼耶
令礼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
新謚典册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
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
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
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勅旨宜依

配饗功臣

正觀禮祫享功臣配享初太常卿韋縚等議功
之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于廟庭禘及時饗則皆不預其議
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
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鄭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

渝襄公劉政會並正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
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
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
文靖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
玄齡以子遺愛及停配享贈太尉鄭文正公魏徵神
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
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英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
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正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
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
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
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勅
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梁縣憲
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年
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鄭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愍王
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

崔玄暐中書令尚郡王表恕已並開元六年六月二
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
齊正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
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屠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蘇瓌尚書左丞相
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説贈太子少師
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撿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曆四年
十月七日勅贈太尉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
年十一月勅
德宗廟二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
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
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勅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黄裳贈太師裴度
會昌六年十月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愬
會昌六年十一月勅
蘇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
締御名君臣義重終始禮崇生成帶礪之恩死陪嚴

敬之祀國章憲章三代垂範百王配饗功臣必資
故實惟肅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
統一旅初至靈武人心尚搖裴冕于草創之中建
大義以勸進肅宗登宸極之後故物情于有君收
募驍雄整備文物十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
月房太尉乃来洎乎隔年苗太師方至論之前後
較然可知語以勳勞不言而辨且裴冕贈太尉制
詞云臨喪之儀不及于小殮從享之禮將配于大
蒸敢徵前祠以裨闕典謁誠佐命蕭何首出于漢
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于高廟若以苗太師從祀
之後裴太尉乃虧則合同享廟庭豈不雅符前例

雜錄

正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
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
王者富有四海而不配朝夕上膳于宗廟者患其過禮
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祿其
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祀蒸嘗四時不輕國家大
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
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及故周礼大功之官皆配

大蒸而先儒皆以大蒸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右僕射孔安國啟弾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右丞何修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窃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及大則兼及有功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壅革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理未可易乃詔改令從禮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于祫理則非宜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于大蒸是知

今欲改更寔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悠〻之論蔑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于冬擾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曰所奉享祀之日從立升配禘之為祭自于本室庙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来而臣獨當祀列對楊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于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為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

弼社稷之勲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盛
儀贈太師冕望重巖廊時為材幹靈武艱阻首賛經
綸宣力股肱平心鼎餗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
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鈐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踐憂
虞垂餌武狼致威罇俎刷宮庙之塵穢廻日月之光
輝贈太尉秀寔氣全柔剛節固金石兗渠儹逆潛蹶
根萌矯命還師哀刃決死紓阽危于怵迫挫狂狡之
姦謀並材為時生用當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
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槩勲庸藏于盟府寵飾備
于前朝光隆不追盛烈如在朕頃因郊祀妥舉與常
俾差茂勲以配殷祭惟感有一德允属乎三臣庶昭
示于將来式崇恩于既往冕宜配于肅宗庙庭晟秀
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旌勸是先允恊
念功之義薦羞爰舉幸追配饗之儀贈太師渾瑊鍾
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既著于先
朝業宜先于後胤俾之從祀用表遺勲宜配享德宗
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
廟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状自高祖至德宗毎
室並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

朔武功英畧赫輝中興啟沃謀謨必資元輔其配享
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尚書省御史臺
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
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
荒既戮惠聆琳聆珠闢錡肴求良輔果集大勲乃復
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
武修文我無遺事陛下宗嚴享礼爰軫孝思將舉元
勲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
度天縱公忠道弘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屡陳憂國之
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
者盡付心誠懐頗慮者必得腰領俄升相位專任大
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元効順劉摠叩頭門者程
權来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
之道也于是息瘡痏拉本根區宇無曠猥之俗元和
為盛明之代薫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来無所與
讓即宜祇配聖徳光揚大勲詳考功行無先于度勅
旨舉朕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徳
則有杜黄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其月
勅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
定一人與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勅李愬

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勳勞最
重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獻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辰武德已来宰輔名跡在
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勳得之後慶賞所延
每有恩制多令訪録將以興廢繼絶尊賢報功事歸
奬勸義主沈醫近日諸家自論頗衆史官曹闕合用
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淮前後
制勅令搜訪與官者望許于吏部陳狀便委磨勘如
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
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
當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奬以
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勅旨
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
官皆配烝嘗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
臣皆得配于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
也故是武德已来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接
蹱姐之榮列君臣之位烝神如在神因烝来況宗廟
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切見
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度暴露列在

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卑褻至此
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玄宗詔昭陵彷像見太宗立
于神遊殿前及寢宮閨室中罄欵之音又于寢宮門
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如聞蹈
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册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
高祖太宗待魏劉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
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讀自今已後勅有司先
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
之恩

唐會要卷第十八